

贗品

王金昌 著

小说中有收藏，收藏中有小说——作者手记

東方出版社

贗品

王金昌 著

小说中有收藏，收藏中有小说——作者手记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孙兴民
装帧设计:徐 晖
版式设计:东昌文化
责任校对:方雅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贻品:小说中有收藏 收藏中有小说/王金昌 著. -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11.3
ISBN 978-7-5060-4125-6

I. ①贻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7215 号

贻 品

YANPIN

王金昌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17.125

字数:280 千字 印数:0,001-6,000 册

ISBN 978-7-5060-4125-6 定价:2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目 录

1. 小 娇 / 1
2. 好 人 / 11
3. 贗 品 / 21
4. 佛 缘 / 50
5. 瓷 缘 / 68
6. 旧京遗梦 / 82
7. 解密档案——惊天谍案 / 128
8. 唢呐声声 / 144
9. NG 手 机 / 150
10. 工农兵学员 / 162

小 娇

认识河南姑娘小娇,是在南国汕头。一个很偶然的機會。

前年夏天,为了公司投资,我带队去了汕头。当地朋友带领我们逛街,走到一条琳琅满目的服装街上时,同事建议大家去买衣裳,体验一下汕头街头的商业生活。过去,我自己从来没有亲自买过衣裳,一切都是老婆打理。我在犹豫之时,突然想到自己上大学的女儿,决定破例,给女儿一个惊喜。

我随大家走,走进了一家服装店。刚进店,就看到一位面目清秀的姑娘,非常热情地向顾客介绍推销她的各种服装,有一股做不成生意誓不罢休的韧劲和顽皮。她身材高挑,皮肤嫩白,两个大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闪烁,很是迷人。只是年轻消瘦的脸上少了些少女的稚气,笑意洋洋的酒窝里带了些忧伤。

她,就是我要说的在汕头打工的河南姑娘小娇。

在小娇的店里,我给女儿看上了一件样式非常别致的上衣,但是,没有喜欢的颜色。小娇微笑着对我说,你喜欢的颜色今天卖完了,如果要,我明天可以给你送到酒店去。

小娇向我要了手机电话和住址。第二天一早,她就把我要的衣服送到我住的酒店。

回到北京一个月后,小娇的影子在我印象中几乎要消失了,突然一天上午,我接到小娇打来的一个电话,她说她回到老家河南南阳十天了,因为她的爸爸病了。

我问什么病?小娇说,她爸原来有高血压,这次不知是什么病。就是不能走

路,说话也不清楚了。根据医学常识,我意识到,这可能是脑梗或脑出血。

小娇告诉我,她爸爸今年 68 岁,家中就她一个女孩,没有兄弟姐妹。她爸爸生病,她必须回来照看。我问她,“你妈妈呢?”她只说了“我妈”,欲言又止的语气。我觉得她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,就急忙改话茬,问她爸爸的病怎么治疗。

她说,就在镇里医院做了个脑电图,说是高血压,医生开了脑活素输液。药都很贵,效果也不明显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,爸爸病成这样,汕头也回不去了……

放下电话,我就开始为这个孩子担心,如果小娇爸爸的病好转不了,甚至加重,那小娇就真的被拴在南阳老家了。

小娇的这个电话,让我想起三十年前的我。

那时,我还没小娇大,父亲患了癌症。为了给父亲治病,作为长子,我四处求医问药。为了省钱,在严冬的石家庄,我曾多次露宿在长途汽车站。穷人家的孩子,遇到父母生了大病,实在太难了。

小娇今天的难处不比我当年差,我想,我应该尽可能地帮小娇一把。小娇的父亲如果确系脑梗塞,对症治疗是可缓解的,甚至能够恢复一定程度的生活自理。想到这里,我的有些沉重的心情像阴云之间露出一道碧蓝。我拨通了小娇的电话。

小娇好像知道我要给她打电话似的,她脱口而出,“王哥”,她第一次这样称呼我,让我非常激动。她说:“我该怎么办呢?我只是个打工的,一个月才几百块钱,这一支脑活素就 50 块钱,病还不见任何好转。”

我像大哥哥一样关切地说:“别发愁,我建议你尽快带你爸爸到县医院做个头颅 CT 扫描,把片子寄给我,我在北京找找专家,帮你确诊一下,早治疗早恢复。”

“那……,那……”,小娇既着急又犹豫,显然是担心钱的问题。我说:“你先借钱带他去医院,我马上给你寄去 1000 元。”

她说:“不!不是,我还有点钱。”

我说:“你把你家的详细地址给我,我马上寄钱去!”

她很激动,“王哥,我听你的,明天拉我爸去县城医院。”

小娇的语调变得高兴起来,她调皮地说:“王哥,以后我们用短信联系,可以

聊天,王哥,你同意吗?”我说:“可以,这样可省电话费,可我打字太慢,你可不要怪我。”她有些撒娇地说:“不怕,拣主要的说呗,呵呵。”

我放下电话,她的手机短信就到了,小娇发来了她家的地址和爸爸的名字,并在随后写道:“借1000元,以此信息为据。”

人命关天,我不敢耽搁,马上冒着七月的酷暑,到邮局给小娇寄钱,并给她发短信:“寄去1000元,5天后收到。”第二天午休刚过,小娇给我发来了短信:“王哥,请拨电话0377xxxxxxx。”

我拨通了电话,小娇气喘吁吁,又略带兴奋地说:“王哥,你说对了,我爸是脑梗塞,”顿了顿,又说:“我带着CT片子到邮局,邮局说片子太大没法寄,我不能剪开寄去!”

我有些着急,“剪开不行,要不……,要不你带着片子来北京一趟,你也好跟专家当面说说你爸爸的病情”,“那……,那我还没去过北京,那……”,小娇有些不知所措,似乎也对我的热情有些担忧。毕竟我们俩只是一面之交。

我当时也没想这么多,坚决地说:“小娇,你听我的,马上来吧。最好坐飞机来,机票钱、住宿费我帮你出!”

“王哥,我回河南时没带身份证,是坐长途车回来的。”小娇有点急。

我立即告诉她,“那你就坐火车吧,买张卧铺票。”

“那……,好吧,我听你的!我就不回家了,马上到车站买票。买到票,我给你发短信。”小娇停顿了一下,“不过,你得接我,不用住旅馆,我和你住吧!不,不,我说住你家里,哎呀!”小娇为她没表达清楚不好意思起来,“不……不,我是说跟你女儿住一起!”

大约下午四点,我手机上出现了小娇发来的短信:“王哥,我坐下午六点从南阳到北京西站的火车,明早约六点到。”

约六点半时,我手机上又出现了小娇发来的短信:“王哥,我已坐上火车,我买的是站票,没坐票了。我一天没吃东西了,又累又饿。”

我马上发出短信:“加一张卧铺票,要吃点东西,(钱)有我呢!”我因“钱”字打不出来就省略了。

大约晚上八点时,小娇又发来了短信:“我到餐厅吃了点饭,太贵了,十元,又加了二十元,可在餐厅坐一宿。”

在家里,我睡着了,小娇像个充满忧伤的仙女,穿着一件洁白的连衣裙,张着双臂向我走来……

闹钟响了,我从梦中醒来,“啊,五点了”,我翻身起来,穿好衣服,驾车向西客站驶去。

清晨的北京,静悄悄的,路上行人车辆也很少。我车开得很快,不到五点半就到了西客站。

近几年,去机场多,去车站少了,亲自到火车站接人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。

虽然是早晨,但是西客站广场上人却不少,也不知小娇到了没有。来到广场,突然想到,西客站出口很多,我原来跟小娇约定的“在出口处等”,显然是个不确定的地点。我赶紧找了个一出站就容易看到的地方——姚明做联通手机的高大广告牌。然后,给小娇发出短信,告诉她我在广告牌下等她。

十分钟过去了,二十分钟过去了,半小时过去了,将近六点半时,我看到距我有二十多米处,有一个女孩夹杂在人群中间向我这边张望,还不时左环右顾,好像在找别的什么人似的。

“嗯!是小娇!”。“小娇——”,我喊了一声。她手里拿着用牛皮纸卷成一卷的CT片子,笑着小跑着向我走来。

小娇一脸疲惫,人更消瘦了。身上白地红黄花格外衣,显得有些脏,还是那件牛仔裤,宽大了不少,没那么合身了,最寒酸的是那双鞋,竟然是一双塑料拖鞋,鞋底还裂着口子,也没穿袜子,干瘦的脚又黑又脏。这显然不是汕头的那个小娇了。

看着眼前的小娇,不觉地一阵心酸。

我让小娇上车,小娇坚持要坐在车后座,她显然害怕自己一身的疲惫影响我感觉,我劝她说:“坐在前边吧,我们好说话。”她勉强坐了过来。发动车后,我问:“先吃饭还是先到酒店?”

“我和你孩子住一起,行吗?”看来,她最关心是住处。

我说,“那不方便!”,她“嗯……”了几声,有些脸红,好像既抱歉又失望。

我解释说:“女儿不在家里,家里就我一个人。”

她又说:“那你爱人呢?”

我有些不耐烦：“别问这些了，你就听我的吧！”

小娇不再言语，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那咱们就直接去医院吧，看完片子我下午就返回。”小娇一直担心的是住处。

我很关怀地说：“还是听我的吧！下午也不一定能买到票呀！”

“那……，那好吧！”，小娇怯怯地说。

不知不觉，我们到了我预定的首都大酒店。我把她安排好，吩咐她先洗澡。

她问我：“那你到哪儿去？”

我说：“我出去一下。”

在小娇洗澡期间，我到家里找了双我女儿穿过的鞋。我返回酒店时，小娇已经洗完了澡。

我对小娇说：“商店都还没开门，你就先穿我女儿的这双鞋试试。”

那双鞋穿在小娇脚上正合适，小娇很高兴。

我让她去吃饭，她说：“不饿，心里满满的，还是先到医院去吧！”显然，她是着急她爸爸的病。我看了下手表，已经八点半了。我给约好的专家拨通了电话。九点钟，我们准时到了位于王府井的北京协和医院。

协和专家非常认真地询问了小娇她爸爸的病情，也仔细看了小娇带来的CT片，确诊为：多处有栓塞，但未全堵死。专家根据CT片子反映的病情，开了些诸如脑益嗪、川穹嗪等输液的药和一些口服药，并嘱咐了三件事：一是让病人把血压降下来；二是能下床就坚持走路；三是强行锻炼有病的一侧。专家说，这个病不能着急，完全恢复到病前状态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按要求治疗几个疗程，可以好转，甚至达到生活自理的程度。

走出医院，小娇像是松了一口气，显得格外高兴。

我说：“12点了，该吃饭了吧？”

小娇说：“真的饿了，可我想看看北京有没有卖衣服的街市，我想看看这边的服装。”

我说：“秀水街离这儿不远，不过你坐了一夜的火车，太累了，还是吃完饭休息吧，休息过后我陪你去买衣服。”

“不！”小娇说，“我就看看，不是买。”

我差点忘了，小娇在汕头是卖衣服的，她可能是想顺便了解一下北京的市场

行情。

我上下打量着她穿的衣服，她不好意思起来，“是不是今天在专家面前给你丢脸了？你跟专家说，我是你老家亲戚，穿的这样寒酸是不是给你丢脸了？”

说着说着，到了王府井大街上。我说：“还是陪你到商场买件衣服吧，回酒店换上。秀水街等你休息后自己逛，今天你就别走了，晚上好好休息休息。”小娇眨巴眨巴眼睛，甜甜地一笑，“那听你的吧！”

我和小娇一起到王府井商场，帮她挑了一身朴素而又不俗的衣服，还买了双平跟凉鞋（小娇说她老家尽是土路，从汕头回去时穿的高跟鞋，粘上泥巴把鞋跟粘掉了），一共花了不到600元。我们俩高高兴兴地回到首都大酒店。我把车停好，和小娇并肩步行到离酒店不远处的并州风味面馆。小娇点了大烩菜、芝麻酱拌灌肠、猪肉大葱饺子，吃得非常香。

我们吃完饭回到酒店，已下午两点了。我把她送到房间说：“你休息吧，晚饭前我过来。”小娇背靠着门，话中带着颤音：“王哥，先别走，”然后背过脸，手伸进裤袋，掏出一卷一百元一张的钱塞给我，“这……，这是2000块钱，药钱、衣服钱、住宿费可能不够，余下算我欠你的！”我真没想到小娇会早有准备。我当然说不能收，她还是要给，最后我强行把钱推给她：“小娇，这点钱对你比我重要，还是听我的，把钱收起来！”

我拉开门要走，感到小娇似还有话要说，就说了声：“你休息吧，有事我下午来了再说。”小娇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王哥，能不能麻烦你把我拉到秀水街，我在这儿时间不多，还是想看看北京的市场。”我很高兴地答应了。

我开车送小娇到秀水街，小娇看出我累得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就说：“男人对逛服装市场都没兴趣，你先回去吧！”我说：“你先逛逛，我五点来接你。”

我回家睡了一觉，精神好多了，按约定的时间到秀水街接上小娇回到了首都大酒店。

我看她也有些疲劳，就说：“小娇你先休息个把小时，我再过来，咱们一起吃晚饭。”

“王哥！”小娇有些不高兴的样子，“你怎么这么怕跟我在一起呢？”

“我是怕你累了。”我有点不自然地说。

“我才多大呀，我没感觉多累呀！王哥，你坐下，咱们聊聊天好吗？”言语间

带着说不出的伤感。

“好！咱们聊聊天！”

“我爸快七十岁了，我才二十岁，你不感觉奇怪吗？”

小娇坐在我对面，两手放在胸前用劲儿搓着，低着头细声细气地说，时而瞟一下我的反应。

“有呀，这种事儿，大城市里如今有得是！”

“我们是农村呀！”

“那你说说吧！”

小娇眼里含着泪花，讲起了她的家事，“我妈妈是四川人，是被坏人骗到我们那里，卖给我爸爸做老婆的。”

“那你爸爸以前没结过婚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，”小娇说，“我妈被卖到我们那时，我们那儿不管怎么说还有粮食吃，就是没钱花。在我爸应该找老婆的岁数上，就是人民公社的时候，我们那儿连吃都吃不饱，谁会嫁到那儿。听老年人说，我们那里早年间流行‘换亲’，就是说，家里有女孩子的嫁给对方，给自己的哥哥或弟弟换得人家的姐妹做老婆。唉——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这时候又时兴买老婆了。”

她顿了一会儿，“王哥，你在电话中让我来北京，我还真怕你是骗我来，然后把我卖了。来时，我做了打算，我给爸爸说，如果我一时回不来，就是在北京打工挣钱。”

小娇抽泣起来，“没想到世上还有你这样的好人！”

“小娇，我看你在西客站东张西望，当时我还觉得还有人来接你呢！看来，你是看还有没有人贩子跟我一起来？”

小娇顿了一顿说：“是的，我是真怕你把我给卖了！”

“怎么会呢！”我说，“你接着说，你妈妈呢？”

“我妈生我后九个月就走了。她给我爸爸做老婆也就是两年吧。是被她老人家强行带走的。”

“那你以后呢？见过你妈妈吗？”

“她在四川有丈夫，那儿我还有两个姐姐。听说在我两岁的时候，她来过我们村一次，她丈夫死了，她来找我爸爸。本来她跟我爸爸感情挺好的，是我爷爷

奶奶容不了人家。”

“你说她跟你爸爸感情好，又是你们家花钱买来的，那你爷爷奶奶为什么容不了人家呢？”

“我妈妈生下我后，爷爷奶奶看是个女孩子，就开始对妈不好了。她那次来，说不走了，跟我爸爸过，抚养我。我爷爷奶奶说，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扔下两年不管，男人死了才来找我儿子，作孽！硬是不让我妈进家门，也不让见我，我妈哭着走了。”

“那以后呢？”我问，“你爸没留她？”

“听说，又过了半年，我爸爸不让我爷爷奶奶知道，偷偷跑到四川找我妈。找到我妈妈的那天，正好是我妈妈改嫁，在举行婚礼。我爸被当地公安局以非法买卖人口罪给抓了起来，是我妈妈出面说情才放出来的。我妈责怪我爸说，你如果再早点来就好了。既然这样了，认命吧，你回去好好带小娇，就当没有我，告诉小娇我死了。我妈还给我爸拿了回程的路费。从此，我爸死心了。”

小娇一边说一边擦着眼泪，“当我跟我爸要妈妈时，我爸很绝望地告诉我，你妈死了！”

“我爸又当爹又当妈。过年了，我爸为了让我跟别的女孩一样能穿上新衣服，吃上肉，偷偷去卖血，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，为了能供我上学，我爸又卖血了。我没有考大学，即使上大学，把我爸的血卖光，我也没法上。”

“那你爸真没有再给你找个后妈的机会吗？”

“也有，临村有个女人说，小娇长得漂亮，长大了肯定是棵摇钱树，要嫁给我爸。我爸说，为了我小娇好，绝不给小娇找后妈。”

“小娇，你这么孝顺，你爸值呀！”我说。

“我爸他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我不能不对他好呀。要不是遇上你，我想对他好，又有什么办法呀！”

小娇突然背过脸，失声痛哭起来，然后，头也没回地冲进洗手间，插上了门。

我等了会儿，听到淋浴喷出的水声。我敲敲门，里边的水停了，我在门外喊：“小娇，你先洗洗澡歇歇，我出去一会儿。”

“你别走，不能走，我还有事！”，小娇语气很坚决。

随后又是哗哗的笼头放水声。

半小时过去了,四十分钟过去了,水停了,人仍不见出来,我想,小娇是不是睡在浴池里了,这很危险。

我急促地敲了敲门。

门突然开了!

“啊——”我简直不敢相信面前的一切。不容我思索,小娇突然解开酒店宽大的睡衣,赤裸着身子紧紧搂住我。声音颤抖,“哥……哥……,我还是处女,我给你,我自愿的。你相信我,我不是放荡的女孩,我还是处女,你给我做了,你就知道了,我是处女……”

我挣脱开,后退几步,愣愣地看着她,“啊——,”这简直是拨去岩石露出的毫无瑕疵的白玉,含苞怒放带露的花朵。小娇修长的身子,洁白的皮肤,大而丰满的乳房和粉红色的尖尖的奶头……

小娇长长的睫毛掩饰着半闭的双眼,像幽灵般朝我走来。

我一把搂住她,说,“小娇,我不能,你还要成家,千万别冲动——”

“不,哥,你如果相信我是个纯洁的女孩子,你就——”

“不!孩子,你日子还长呢,你是很好的姑娘,有良心,又孝顺,又漂亮,会有好日子的!”

我把她抱得更紧了,我的胸口紧贴着她的胸口,静止地站着。我明显感觉到她那丰满的胸脯在起伏,彼此会感觉到对方在急促跳动的心脏。

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句话:没有性欲望的男人是不健康的男人,不能控制性欲望的男人是不成熟的男人。我警告自己,只能帮助她,不能毁了她。把欲望浇灭吧,千万不能越雷池一步。我心里默默地念叨着……我把她敞着怀的睡衣裹严。

不知站了多久,小娇“哇——”的一声,放声大哭起来。

我把放在沙发上的新买的衣服给她,“你穿上新衣服,给我看看!”

我坐在沙发上,打量着穿上新衣服的小娇。她揉了揉眼,“扑哧”一声噙着泪笑出声来,挤到我坐着的单座沙发上,又干脆坐在我身上,依偎在我怀里撒娇,像个调皮的孩子。

第二天一早,我给小娇买了一张卧铺票,驾车把小娇送到西客站,又把她送上车厢。

看着火车慢慢地启动,小娇从窗户伸出头,依依不舍向我挥手告别。

火车出站了,消失了……

我的手机响了,是小娇发来的短信:“我一辈子都感激你!”一会儿,又一条:“我一辈子都记着你,一辈子感激你,一辈子,一辈子……”

小娇到家后又发来了短信,告诉我顺利到家了,又过了几天发来短信说:“你寄的1000元钱收到了。”我心中默默祈祷,希望小娇的爸爸痊愈,希望小娇回到快乐美丽的自己。

两个月后,小娇发来短信说,她爸病情好转,可以下床了。在此期间,我也给她打过电话,发过短信,主要嘱咐她要让病人按时吃药,按医生要求加强锻炼。

这之后,很长时间没有小娇的信息,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。

一次打她的电话,对方回答是“对不起,您拨的电话已关机”,再后来是“对不起,您拨的电话已停机”。我又拨通了她曾给我的座机号,在我听到“没有这个电话号码”时,一丝不祥的预感在心中掠过。但是,我还是安慰自己,小娇绝对不会出事。

第二年,又是七八月间,我又到汕头出差,找到一年前卖衣服的那个店。我预料到了,小娇不在,换了新人。店里一个女孩说,有一个女孩认识小娇,但要到明天才来上班。

第二天,没等到店开门,我就站在门口等,终于见到了认识小娇的那个女孩。那女孩竟说她不认识小娇。我感觉到了,这里面一定有了什么问题。在我再三恳求下,女孩才说,她是小娇同乡,“小娇给她爸爸治病花了很多钱,她爸爸病是好多了,能自理了。唉,小娇染上了一种病!”

我问到底是什么病,女孩怎么也不肯说。我说,你不说,我只好直接到河南去找小娇。

看得出那个女孩也很善良,好像她也知道小娇去北京找过我,知道我帮过小娇。女孩终于开口了:“你别再找她了,听说是一种治不好的病。”

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,我木然了,心里涌起一种不知所措的惆怅与无奈。

好 人

我的朋友岳先生，是一个富翁。他虽然年过七十，却总是西装革履，白衬衣配红领带，一头染黑的头发油光可鉴。他的打扮很年轻潇洒，行为语言无拘无束，也常常玩年轻人的酷。他总是精神抖擞，满脸幸福快乐，似乎从来没有忧愁。不过，他的确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。他吹嘘说，这是他比别人幸福的重要成果。努力花钱，及时行乐，把与年轻姑娘的性生活进行到死，是他的人生信条和人生的秘诀。要像小伙子一样与姑娘做爱，你就是小伙子，是他的至理名言。希望大家向他学习，不要辜负我们的幸福时代。在大家面前，岳先生常常夸赞他与处女做爱，在他嘴里叫做“开处”的战绩。当我等批判他时，他说他是在助人为乐，是大大的好人。

每次看到他的得意劲儿，我就不由得想起巴金 30 年代的短篇小说《好人》，想起小说的那个主人公穆东先生。

穆东先生是巴黎一个小镇人，他一个年轻朋友因为政治原因，被发配到非洲。不久，朋友的情人生下一个女孩。三四月后，对人生绝望的她，把孩子放到穆东先生的家门口，写下“我把她交给你，因为你是她的唯一的朋友，你又是一个心肠好的人。”之后，投水自杀了。穆东先生成了女孩的养父。女孩长大了，成为楚楚动人的美丽少女，并爱上了一个巴黎来的富家青年。穆东先生为了霸占养女，在他们订婚前夕，穆东先生把女孩的身世告诉了青年，青年撕毁了婚约。在一个大雪天气，青年要回巴黎，痛苦绝望的女孩跑到车站送行，几乎被冻死。穆东先生把她抢救过来，但是，女孩也落下了耳聋的残疾。走投无路的女孩

只得嫁给了穆东先生。

巴金先生在小说的结尾处说,“我”不觉问自己道:“究竟穆东先生算不算是好人了?”“我”自己不能回答。

读《好人》这篇小说是在20年前,阅读时候很震撼,认为这是一篇揭露资本主义丑恶的好小说。当然,也自以为回答了巴金提出的穆东先生是不是“好人”的问题。

最初认识岳先生,是在20年前,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。读《好人》时,我刚到香港不久。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文学激昂的时代,我还是一个热情的文学青年。岳先生是我的校友师兄,是“文革”前中文系的老大学生,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很高的写作能力。他做事很沉稳,做什么事都不声张,是一个聪明智慧的人。我们在一起,常常谈论一些文学话题和国家的改革开放。我读完《好人》小说时,还与岳先生进行过交流。他说,他中学时代就读过这篇小说,他对穆东的看法与我完全一致。他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论说巴金的短篇小说。他说,穆东不只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丑恶,也是整个人类的哀痛。那时的岳先生意气风发,踌躇满志,80年代思想解放自由民主理想让他无限憧憬。对于中国的未来,他跃跃欲试,他是一个时代精英。他很想干一番事业。一次喝酒之后,他曾意味深长地告诉我:“我应该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。”按当时的形势,他似乎也能够干一番事业。

我从香港回北京工作后,我们再没有联系了,这一晃差不多有20年。我几乎将他遗忘了。前两年,一个非常蹊跷的机会,我们又重新“认识”了。

我很不幸,过了不惑之年,老婆离我而去,我成了王老五。香港朋友说我是超级钻石王老五。说我是钻石王老五也不假,我是个企业的老板。我离婚的事儿不愿意让人知道。它是我心头的一块病,一块永远的病。但这事儿是保不了密的。

不久,一个女孩经人介绍认识了我。女孩大眼睛高鼻梁,皮肤白嫩,身材魔鬼,十分清纯性感。听说她做过模特。她大方而顽皮地自我介绍:身高一米七五,55公斤,三围达标。她看起来比我还高。她虽然来自农村,但是,已经都市化了,几乎看不出乡村的影子。一问岁数,整比我小两轮,就是小二十四岁。对此,我婉言拒绝,“你跟我女儿差不多大,我们还是做一般朋友吧。我可以把我

的秘书介绍给你”。女孩摇摇头。我说：“我的秘书长得很帅，一米九的大个子，与你很相配。他刚从人大中文系毕业，很有才气，人也老实可靠。”女孩不再摇头。于是，我用请吃饭的方式，把他俩拉在了一起。姑娘大概太漂亮了，我的秘书非常满意，似乎不在意她的农村户口。那一阵子，我的秘书精神焕发，工作也很努力，可是，不久情绪又低落了下来，好像霜打的茄子。一问才知道，女孩不愿意再和他交往了。他失恋了。我找到了女孩，问是什么缘故。女孩说：“我想找个成熟的人，我看不惯这些毛头小伙子。要找就找像你这样年龄的，成熟稳重，即使比你年龄再大的也可以。”看女孩自得的神态，好像有了中意的目标。我知道，那不是我。

我找到介绍我与女孩认识的人了解情况，他自称是女孩的师傅。他把女孩从农村带出来的。师傅说：“这孩子出身在农村，祖辈都是贫苦农民。谁也没想到，她家出了这么一个漂亮姑娘，尤其是个头高。她先是被一个地区级的体校看上，招去打篮球。我是看她适合做模特，才带她出来，到了北京。这孩子就是想找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改变一下她家贫穷的地位，彻底改变她的农民身份。”看来，这个女孩很有野心。听后，我没同情女孩，反而对她心生反感！

过了大约半年时间，女孩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要我参加她的婚礼，并说要给我送来请柬。我不好推辞，只好答应。没想到她亲自给我送来了请柬。请柬设计非常豪华，不但有他俩的姓名，还有他俩的照片。女孩的名字是两个字，姓没变，名由“红”改成了“娜”。听起来，的确比以前的名字有时代感了！

照片上的新郎新娘，很像祖孙俩。仔细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这新郎不是我的朋友岳先生吗？

我与岳先生相识在香港。只是因为回国，我们交往时间不到两年。岳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，一个有远大政治经济抱负的人，一个不露声色的有前途的高干子弟。不过，他最初给我的印象，最深的倒不是他本人，是他讲的他一位老革命叔叔的故事：

80年代初，国家组织了一个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考察团去英、法、德、意等欧洲四国考察访问。有关部门怕国家规定的出国费用低，不够老干部花费，就特地派岳先生“陪”同老干部出国。岳先生重点“陪”的那位叔叔是出国考察团团长。这位老革命在国外期间，每次在外国人宴请前，他都要讲一